

從整個佛法來講，他講經弘法五十年，法音普及，講席無輟；法寶流通，遍布世界各地；積極培養弘法人才。對佛法在世界的弘揚與發展，有著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。直到現在，雖已八十高齡，仍然不輟講席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最少也要講三百天，每天最少也要講兩個小時。這種五十年如一日，為法忘軀的行持，不敢說前無古人，我想也是後無來者了吧！

從整個世界來講，他以僧人的形象，稟承佛菩薩平等、慈悲的精神與大智慧，極力提倡眾生一體、世界一家的和平理念，積極推動宗教之間的友好交流與種族之間的和諧互助，以期力挽日益動亂不安的社會，拯救日益迷失的人心。

他對自己的祖國更是熱愛有加，資助「希望工程」，設立獎學金、助學金，贈送書籍法寶，救災濟困，數不勝數。在他澳洲房間桌子的玻璃板下，我看到了他親筆寫的「和平統一好，一國兩制佳」的紙條。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。

從我個人來講，這七八年來，導師的言傳身教對我的影響至關重要。今天我能真正認識佛法，能走上講臺，不為名、不為利地講經弘法，真正體會到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為事業」的使命，都是得益於導師的教導和引領。

——《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訓班學習感悟》